

伊朗战事延宕,还将持续多久

一同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分歧日益明显



这是3月12日在伊朗德黑兰东部一处居民区拍摄的被毁房屋。



/ 动态 /

拉里贾尼死于美以“恐怖袭击”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发表声明悼念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上图),称拉里贾尼死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恐怖袭击”。

阿拉格齐在声明中说,拉里贾尼在伊朗国家决策中“独具特色、具有影响力”,他的离世“是巨大且无法弥补的损失”。

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称,多年来,拉里贾尼被认为是伊朗领导层中最资深的成员之一,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亲密伙伴。在哈梅内伊身亡后,拉里贾尼“领导了针对以色列和地区各国的作战行动”。声明称拉里贾尼是伊朗“事实上的领导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日发表声明,宣布发动“真实承诺-4”行动第61波攻势,以此报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遇害。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报道,在本轮打击中,伊朗革命卫队发射了“城堡破坏者”“伊马德”导弹,以及携带多弹头的“霍拉姆沙赫尔-4”和“卡德尔”导弹。导弹“未受任何干扰”击中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百余个军事和安全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此次空袭后,特拉维夫部分地区电力中断。据估计,此次袭击中以色列伤亡人数超230人。

本版图文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美以伊战事仍在持续。一同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分歧日益明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日发表对美国国防部中东政策前助理部长帮办、美国前驻以色列大使丹尼尔·夏皮罗的采访内容,显示美以分歧主要体现在作战目标以及何时结束行动等方面,两国政府还将因这场战事面临不同的国内民意和国际战略影响。

目标是伊朗政权更迭?

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之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表达了通过军事行动实现伊朗政权更迭的意图。然而,随着时间推进,双方对这一点的表态有所不同。

特朗普在当天军事打击开始后发表8分钟视频讲话,称要摧毁伊朗海军和导弹工业,确保伊朗支持的中东地区武装组织失去袭击能力,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他还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武装部队和警察“放下武器”,并鼓动伊朗民众在美国军事行动结束时“接管政府”,明显透露出寻求实现伊朗政权更迭的意图。

内塔尼亚胡当天也发表声明说,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消除伊朗方面对以色列构成的“生存威胁”,鼓动伊朗人“掌握自己的命运”。

随着战事进入第三周,特朗普几乎不再提及寻求伊朗政权更迭,而以色列仍把这一点视为军事行动的首要目标。

英国期刊《经济人》10日报道说,以色列官员越来越肯定,特朗普并不如以方那样热衷于实现伊朗政权更迭,而更希望掌控伊朗的石油资源。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在以色列3月7日打击伊朗多处燃油存储设施后,禁止以色列再次实施类似行动。依照《经济人》说法,这是这两国出现分歧的“第一个迹象”。

夏皮罗认为,特朗普近来“不再强调”伊朗政权更迭,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美国要承担更为严重的外溢风险,包括伊朗爆发内战引起地区局势

当地时间18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伊朗情报部长伊斯梅尔·哈提卜身亡。卡茨称,伊斯梅尔·哈提卜已死于以军袭击。伊朗官方暂时未对相关消息做出任何回应。此前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军当地时间3月17日晚

动荡以及因此引发影响欧洲和海湾国家稳定的难民问题等。相比之下,以色列乐见伊朗政权更迭,对上述问题不太顾忌。

军事行动持续多久?

由于追求实现的目标不同,关于这场战事要打多久,美国和以色列自然也各有打算。

自美国开始对伊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围绕这个问题的多次公开表态前后矛盾。以本月9日为例,他先在一个采访中称:“我觉得战争基本已经结束。”而几个小时后,他又说:“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赢了,但赢得还不够。”

多家外媒和分析人士指出,关于这场战事的目标,特朗普前后表态“非常不一致、不清晰”,至于何时结束战事,自然也语焉不详。

英国《卫报》报道认为,特朗普最初可能希望对伊朗进行一次短平快的军事打击,就像年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的军事行动那样。《经济人》认为,随着战事延宕,一旦特朗普判断因此造成的经济后果威胁到其政治利益,他将立即结束战事,无论以色列方面是否同意。

夏皮罗认为,一旦美国决定停战,以色列方面不大可能说“不,我们还要打”。虽然特朗普随时可能宣布结束战事,但伊朗未必会因此停火,甚至可能继续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以色列目标和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他说,以色列对此可能采取所谓的“剪草”策略,即不时动用军事力量应对伊朗方面的威胁,而非陷入当前的持续交火中。

伊朗多位高官接连遭袭身亡

针对哈提卜实施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日证实,伊朗巴斯民兵组织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以联合发动的“恐怖袭击”中丧

受战事影响如何?

美以就战事演进出现分歧之际,两国民众对战事的反应也不一样。

美国《外交》杂志报道认为,由于一直视伊朗政权为生存威胁,以色列民众对战事有所预期,并且至少在军事行动初期“积极响应”。

相比之下,美国民众对打击伊朗的心理准备有限。今年1月和2月的大量民调显示,与伊朗开战在美国并不受支持,美国各政党成员正越来越多地质疑美以关系的价值,包括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内人士。美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塔克·卡尔森公开表达不满,称这是“以色列的战争”。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共和党人乔·肯特17日宣布辞职,称“无法昧着良心支持对伊朗的战争”。

夏皮罗说,美国民众不理解美方为何卷入这场冲突,而特朗普政府对此显然没有解释清楚。另一方面,美国人对冲突引发的油价上涨、美方人员伤亡却有切肤之痛,因此对美方行动的支持率不高。对以色列人来说,安全问题是国家核心利益,他们更愿意忍受战事对日常生活的干扰。

战事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美以两国因此受到的影响也不同。

以色列主要面对地区性威胁,而美国则要考虑长期战争对其全球利益的影响,包括美国在所谓“印太地区”和欧洲的战略利益、与俄罗斯关系等。战事持续势必侵占美国有限的军事资源,美国能否在其他地区保持军事影响力也要打个问号。在夏皮罗看来,这些使美国利益受影响的因素,几乎不会影响到以色列的利益。

生。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苏莱曼尼遭暗杀,证明伊朗巴斯民兵在与美以军队及其雇佣兵的全面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